



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、篤行博學審問是屬於傳統邏輯，慎思明辨為辨證邏輯部分，篤行是經驗邏輯的部分，完整的思維含概了前四部分，主要在整理出一套問題，事實上，我們平常所學在無形中已培養了問問題，請如文史語言推理數學的惟算，理化觀察事實等，都訓練我們如何問問題……但是最重要的是肯問多問，抓住問題癥結所在，多想多問，自然能問得貼切不致於問不到問題的重心。

「至於一般對於課業方面最好似 先是預習，再提出問題，共同討論，然後復省，但是目前未能做到一般教與學均。所以一般來說預習不必花太多時間，上課要認真聽滿課後用心溫習反而比較重要，此外同學間互相探討也很容易精進。加上老師課後時間也不見得寬裕，有時為了生活問題，課多或另有兼職，時間上不容許師生間做彼此深入的探討。

#### 生活在多采多姿的黃金時光

大學生活是人生的黃金時代，不但在知識方面要求的充實生活面更要豐盈洋溢。以樂觀進取的態度來充實人生，使人生更具有意義。樂觀不是散漫隨意，不在乎的樣子，而是面對問題時能自己去想辦法解決，自己建立自信心，不怕難，不怕錯，肯定有能力去解決一切挫折，當然，首先要認識自己，了解自己的優缺點，但並不是一直要表現優點而隱藏缺點，而是要減小缺點，加多優點所以擴展自己的生活圈，和生活內容，是瞭解自己，認識別人的不二門法，在共同群體生活中甚且可以多和外界接觸，不要把自己局限於學校生活，唯須慎言慎行。

一個人總得培養一兩件嗜好才好，所以在了解了自己興趣所在後，應多培養生活情趣以怡養心性，如音樂欣賞，文藝創作，美術書法乃至運動，只要有健康的有興味的事，都可以選擇自己的嗜好縱使是嗜好也得，專心的從事，才能獲得趣味，成為生活的藝術，因為學任何事物只要深入，都會有成就，有成就自然比較滿足，現今這個社會就是如此，說要有一樣是屬於自己看家本領，才不輸人家，普遍大家都懂的事我們不能不懂，若有一樣我們懂得多，別人懂得少，我們就比別人強為學做事都是如此，當然這不是競爭，

而是進取。

有一個推銷員，他自認為自己職位很低，而接觸的人，都是公司的老板經理，即有錢又有勢，在他們面前，說覺得自己很卑下，低著頭不短如何是好。他想，說是要想一個辦法克服這個障礙，因此就到百貨公司繞一圈，貴的東西他也買不起，一套西裝幾萬元他也穿不起，靈機一動，看到一條手帕要上百塊美金一條，可是他還買得起，而帶這手帕的人，可能絕少，因此他就買了下來，至少他有一條比別人好的手帕，因此也克服了他的心理障礙。

生活的藝術就是求得樂觀進取，豐盈滿足，只要目 純正，專心深入，都能達到最高境界，事在基本上有相通。大學生是生活在多采多姿的黃金時光中，如果你沒有 取蜜汁般的果實，你就空入這純美的生活了。

## 窄 門

散淡的日子，拖著夏日長久的影子，使得原本呆板的生活，突然雜亂無章起來。

志昌受不了家裏那股低氣壓，便駕著車到街上去透透氣，却迎了一股惱人的熱。「唉！這年頭連天氣也跟我作對。」他咒罵著。銀白色的電話亭，在八月的驕陽下，亮麗的閃著光，卻似一堆即將熔化的白雪。

「打電話給文凱吧！」他想起前不久從杜鵑花城寄來的信，這位高中時代的死黨寫著：「昌仔，從新鮮人的 懂蛻變出來，寶貴的大一也悄然逝去。那年咱們挑灯夜戰的日子，就是這座富麗堂皇的大學府炫誘著我們，一旦拼得頭破血流擠進這道窄門，才 地發覺它並非是一座宮殿，應該說是深埋寶藏的山頭吧！但是有太多人迷戀著山頭的花草，而忽略了地層底下的塊寶，我感覺到我所保有的只是自己蹣跚的影子罷了，你不能試圖改變任何一個人，除了隨波逐流外，就要學著冷漠。不過還是伸著雙手等待門外的你，再度並肩作戰。」喀啦一聲，銅板輕脆掉落，換得的是漾在心頭那酸溜溜的滋味。

「大頭呢？這個傻呼呼的胖子，這會兒搞不好夏日炎炎正好眠呢！找他去，否則真快給人給悶熟了！」再度拾起銅板，希望這次不要撲空。

「叮鈴！叮鈴！喂！歐巴桑您好，我是志昌，找大頭啦！……喔！他不在，打工去了，回頭請跟他說我找過他，謝謝！再見！」喀啦！又是一聲石沈大海。

「真鮮！大頭上了五專，人倒勤快起來。畢竟人家找對了路，安安分分再過一年也要畢業，自己呢？連考兩年一個邊兒也沒摸著，想到老爸氣得吹鬍子瞪眼睛的模樣，心裏直打起哆嗦……其實也難怪老爸生氣，某某名大夫居然有這種不成材的兒子，真是有辱家風。誰叫這腦袋瓜子只裝得進李白、蘇子、硬是與洪光子、劉輝福絕緣；提起毛筆揮灑自如，握著 鉛筆卻老是發抖。誰叫我偏偏生在這種醫生世家呢？算了！別又在這兒自怨自艾，把這些挫敗交給艷陽去融化，我上山去找那顆菩提樹，它會了解我的。」主意一

打定，發起速克達呼嘯而去，把街旁打盹的老人驚醒的丟下一句：「少年仔！不驚死！」在迤邐的煙霧中。

山上濃密的樹蔭，把熱浪阻擋而去，一聲聲蟬鳴，取代了城市的喧囂。半山腰的教堂，靜穆的像個出世的隱居者。扣人的鐘聲單調的重複著：「信靠耶和華者，必得永生不致滅亡。」志昌在教堂前停了下來，從裏面傳來牧師的講道：「你們要進窄門，因為到滅亡那門是窄門的，路是小的找著的人也少。」

「哼！難道往大學那道窄門，就能通往永生嗎？我懷疑那是道窄門，或竟是通往死亡的大門，總之，說它是斷送我的歡笑和青春的關卡就錯不到那裏去。我想現在上帝也救不了我，倒不如在菩提樹下坐坐，搞不好，那條聯考神經能復活過來，好再做第三度的爬山者。」志昌對教堂莫可奈何的搖搖頭，又再度踏上山路。

陽光從葉縫間勉強 入這山裏，便疏疏落落的灑滿一身。志昌找到了那棵伴他渡過無數低潮的菩提樹，想起李白夜下獨酌的那份曠達，而今面對「故人」，它豈又能伴他點滴到天明呢？只好獨自追逐在風裏，試圖揮去那抹不掉的陰影，直到太陽收起金光閃爍的長袍，他才失望的回到現實中。

九月了，漫長的假日終於結束。學校裏剛送走一批，又伸手迎接嬌滯的一群新生，使整個學府頓時生氣盎然，朝氣蓬勃。志昌奉了父命，蕩到這條有名的補習街，展開了高的扉頁，繼續當個軌道外遊離不安定的電子，重複接受冷黃的講義，和麥克風下的耳提面命。

嘈雜的大教室，攪和著緊張的氣氛，使得角落的冷氣機也 的喘著，真叫人透不氣來。志昌拾起一疊散亂的考前猜題，走出教室。迎面與滿眼佈滿血絲，剛剛從××補習班趕場來的數學權威 老包碰個正著，他咧嘴機械式的一笑，便飛也似的竄下樓，把惱人的方程式與排列組合拋在發 的老包的疲 臉上。

西門町在炎炎午后，仍是一片喧華，志昌夾雜在熙攘的人群中，像個激發的電子，不安定的跳動著，卻又不甘心回到單調的軌道，只好走進深幽的咖啡廳，打發這浮生半日閒。歌手清涼的